

夜半孤读恐怖小说短篇系列



恐怖故事

胆大的翻开 胆小的走开



幽 灵◎编译

# 千里眼

Q i a n L i Y a n

请相信我！这些故事真的不是真的。  
请原谅我！我真不是故意要吓你的。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·恐怖系列小说·

千

里



幽灵 编译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里眼/幽灵编译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 
2003.12

(夜半孤读恐怖小说短篇系列)

ISBN 7-106-02125-3

I.千... II.幽... III.恐怖小说-作品集-世界  
IV.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5535 号

### 夜半孤读恐怖小说短篇系列: 千里眼

---

编 译: 幽 灵

责任编辑: 安 刚

封面设计: 李 栋

版式设计: 韩树杰

责任印制: 刘继海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i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德龙公防防伪印刷厂

版 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3 字数/279 千

印 数: 1-10000 册

---

书 号: ISBN 7-106-02125-3/I·0495

定 价: 63.00 元 (全三册)

## 前言

记得金庸先生在他一本小说的后记里,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:大意是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,其生存方式几经变换,让人难免发历史的感叹,但人性的东西却变化不多,或者说是难于改变的。当然这是金庸先生对人性的一个深层次的认识,但把他的这一思想放在人性的表层意义上来讲,也似乎讲的通。比如人的七情六欲,人的恐惧心理。

有时候我会思考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,蒲松龄的《聊斋》写在一个愚昧不讲科学的朝代,有它的产生土壤,借鬼狐说事,可说是文学史上的异数;然则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日,东隅日本的一部恐怖小说竟能风行整个世界,却让人费解。

静而想之,或许应该这样来解释:物质的富足,理性思想的灌输,并不能有效消释人类自身积淀的恐惧的心理,而且这种心理不是外在的。其实人们也相信科学、却宿命的无法摆脱人类自身的某种潜意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恐怖小说揭穿了人类的伪心理:貌似刚强,人定胜天,实际却很脆弱,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很忧心。

比如《千里眼》所选的30个篇章,属外国不属当代的恐怖小说,令人读罢仍有一种异国恐怖的感觉,特别是主打篇《千里眼》带有浓重的精神分析色彩的恐惧,比较深入的发掘了“恐惧是人类内心的观照”这一主题,其余各篇基本上也是各具特色,让人想读又不敢读。

最后,想表达的一点是,选辑的目的不在于吓人,谨希望读者们在获取阅读快感的同时,能培养一下自身的心理素质就足矣。

## 前言



## 目 录

- 1 死刑判决 ..... (1)
- 2 神秘的十三号房 ..... (21)
- 3 魔字之谜 ..... (35)
- 4 绿色的茶 ..... (58)
- 5 超级骗局 ..... (87)
- 6 一起离奇的谋杀案 ..... (106)
- 7 茶会疑案 ..... (118)
- 8 在死亡的边缘 ..... (145)
- 9 “北极星”号船长 ..... (170)
- 10 千里眼 ..... (195)
- 11 莫洛街凶案 ..... (229)
- 12 失踪的职员 ..... (240)
- 13 疯狂之路 ..... (253)
- 14 智破冤案 ..... (259)
- 15 蹊跷的杀人事件 ..... (274)
- 16 迷宫谍影 ..... (284)
- 17 科拉的突袭 ..... (292)

## 目 录

---

- 18 父亲的奇遇 ..... (301)
- 19 无人生还 ..... (313)
- 20 教堂历史中的小插曲 ..... (319)
- 21 老鼠 ..... (336)
- 22 雪松阁 ..... (341)
- 23 威尔顿夫人的奇遇 ..... (351)
- 24 一个科学家的故事 ..... (359)
- 25 教堂事件 ..... (367)
- 26 金婚阴谋 ..... (373)
- 27 明怡的奇遇 ..... (394)
- 28 琴师马斯·佩雷兹 ..... (404)

# 1 死刑判决

天色阴沉，窄窄的街道两旁是像堡垒一样低矮的房屋，昏暗的灯光从那些长长的窗户中透出来洒落在街上。一幢棕色的三层楼中，一个男人正从起居室内向外张望。阴郁的天气似乎已经渗透他的心灵，他无奈地笑了，他意识到自己的沮丧并不是因为天气，而是因为那个刚从出租车上下来的乘客。

站在窗前的男人身材瘦弱，六十年从未轻松过的生活已使他的脸变成了沟壑般皮肤、高高的颧骨以及一个硕大鼻子的综合标本。他的头发已经斑白，一双蓝蓝的眼睛却出人意料地清澈与温柔。

他在洗得已褪色的衬衫上若有所思地擦擦手，提了提显然已穿了多年的裤子，然后转身看着站在他身后的女人。她抱着双臂、一脸不满地望着他。

“他来了。”他说道。

“让他去见鬼。”

“听着，”他说道，“他是老妇人的侄子，她惟一在世的亲戚。如果她想在遗嘱中把东西留给他，那是她的事情。”

“也是我们的事情，”她说道，“我们已经照顾、看护了她二十多年。她欠我们的。”

“我们会得到一些东西的。”他说道。

“一些东西，”她痛苦地说道，“什么东西？还能剩下什么？她可不是个百万富翁。现在的这些东西仅够我们维持以后的生活。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。见鬼的侄子，见鬼的姑妈。”

“嘘，”他说道，“不应该这么说话。”

“不应该？瞧瞧我们。”她张开双臂，“瞧瞧我，这条裙子已经穿了十年了，鞋旧得皮子都裂了。再看看我的脸，她八十岁，我六十岁，可我的皱纹和她的一样多。还有我的头发，”她气愤地抹去眼泪，“这么难看，我们为她工作了二十年，可除了变老，我们还得到了什么？”

门铃响了。

“我去开门。”男人说道。

“好吧！”她厉声叫道，“让他进来，让他拿走所有的东西，我们不需要。我们还年轻，还很健康，可以出去再找到很好的工作，住很贵的房子。”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“让他进来，你这个老笨蛋，然后给社会福利院打电话，以便在她去世时，我们好有个准备。”

男人走出起居室，来到门厅，透过大门雾蒙蒙的玻璃，他能看见那个从出租车上下来的男人。

她说得对，他想到。我们工作了二十年却一无所得。戴维森生气地去开门。

玻璃上的影子表明来客是个大个子，但没想到他却是一身赘肉，大大的啤酒肚在昂贵大衣的掩盖下依然引人注目。来客四十多岁，似乎很成功，也很自信，过去一定生活得很好，但在大门打开时，那张胖脸上却没有一丝令人愉快的微笑。



“你是谁？”他问道。

“你是金鲍尔·豪沃西？”老人问道。

“那你以为我是谁？收账的？”

“我叫戴维森，是我给你写的信，你姑妈让我写的。”

豪沃西推开他，走进门厅。他四下打量着年代久远的屋子，注意到满是划痕的地板、磨光了的地毯和以前曾很光亮的胡桃木家具。

“真是一团糟。”他评论道。他走进起居室，眼睛从家具上跳到墙上、从天花板跳到地板上，估量、计算着。不过那眼神说明他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。

“这地方都快成一个室内垃圾站了，”他说道，“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破烂的家具。”

女人厌恶地抿起了嘴巴，“别管这些家具。”她说道。

豪沃西上下打量着她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她是我妻子。”戴维森说道。

“难怪呢！”豪沃西说道。

女人眼中怒火直冒，“你想上楼去看看你姑妈吗？”她态度生硬地问。

“着什么急？”

“她又老又病，而且一直在盼着你。”

“难道她十分钟内就会死吗？”

戴维森太太眨眨眼睛。

“我刚刚走了一千英里的路，我需要喝一杯，”豪沃西说道，“这破房子里有什么喝的吗？”

“有一瓶酒，但时间很久了……”戴维森说道。

“把它拿来，”豪沃西说道。他撇着嘴环视着屋子。

戴维森拿来一瓶波旁酒和一个杯子。豪沃西给自己倒

了一杯。他走到窗前,分开窗帘向外张望着,然后转身看着戴维森。

“我记得这房子四十年前的样子,”他说道,“那时我只有五岁,但我仍然记得。这地方那时候很漂亮。”

戴维森耸耸肩。

豪沃西仰头喝下酒,发出一阵嘶哑的笑声。“我一直记着它那时的样子。它有多漂亮。我以为它会值很多钱。万万没有想到却是这个样子。街上有一半的房子已经被封了起来,剩下的也被改做了储藏间。房子前面的草地上没有留下一片叶子,而垃圾却比灌木丛还高。我听说过有些人带着钱离开某个高尚住宅区,但我没有料到他们会放弃这一个。这地方已经一文不值。你在信中说她让我做她的财产继承人。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,她能有多少钱?”

戴维森太太靠在墙上,脸上面无表情。

“笨蛋,”豪沃西说道,“我真是笨蛋。我只记得爷爷把我父亲赶出了家、把一切都留给了她,所以以为她拿着整个家族的财产。我以为这一切都将归我了。可从这房子的模样看,她连一分钱都不值。不过也许她还有很多钱,因为她从来不花?是不是,戴维森?”

他给自己倒了第二杯酒,然后一饮而尽。他把杯子放在桌子上。戴维森太太悄悄地走上前来,轻轻拿起杯子,小心擦拭着光滑的桌面。

“好吧,”豪沃西说道,“我去问问那老家伙,也许她会告诉我。”

戴维森太太领他走上黑黑的楼梯,穿过一个小小的过厅,来到一扇向阳卧室的门前。她轻轻敲了门,然后推开门,示意豪沃西进去。他走进卧室。

卧室很大,但看上去并不宽敞,因为一张有四根柱子、带蚊帐的大床占去了很大面积。床单、被罩和躺在床上的女人都是白色,只是深浅不一;那女人的皮肤像是白色的绸缎,几乎像是透明的,仅有的几根头发也已变得雪白;嘴唇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。只有那双深色的眼睛才使这一切不那么可怕。她紧紧盯着豪沃西。

“你是金鲍尔。”她虚弱的声音说道。

豪沃西不情愿地走到床边,“你写信叫我来,葛莱逊姑妈,”他说道,“都过了四十年了,干吗还要费心找我?”

“我想见你。”

“没必要。”

“你是我的继承人,”她说道,并挥了挥柔软无力的手,“屋子里的一切都是你的。”

“这堆垃圾?”豪沃西问道,“除此之外,还有些什么?”

“没什么了。”她说道。

“爷爷留给你的那些钱呢?”

她叹了口气,“我不知道。银行的那个人说是股票、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。我一点儿都听不懂。”

“这么说钱全没了?”

“不是所有的。还剩下一些。他每星期都给我一些钱。”

“多少?”

“足够我们几个生活了。可房子还是你的。”

“见鬼的房子,”豪沃西说道,“你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?”

女人的眼睛向上翻去,她大口大口喘了起来。

戴维森太太粗暴地抓住豪沃西的胳膊,“出去!”

豪沃西任由自己被推出了房门,戴维森太太在他身后

关上了门。他愤怒地瞪着那扇门，然后用手抹了把脸，向楼下走去。

戴维森看着他又倒了杯酒喝了下去，豪沃西坐立不安。

戴维森太太十分钟后也来到了楼下。

“她死了吗？”豪沃西问道。

“没有，”戴维森太太说道，“你没有权利……”

“你别管我的权利，”豪沃西说道，“我来这里，并不是因为我爱楼上的那个老女人。我来这里是因为我需要钱，而我以为她能给我。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是个赌徒，我下注，我玩扑克牌。有一天，我和一个非常坏的人一起玩牌。非常坏的人。我真应该放聪明些离他远点儿，可我当时觉得自己有运气。我以为我能赢了他，但事情没按我想象的那样发展。我输了两万美元。而我答应他保证会还钱。只是这次我惨了，因为我根本就还不了，现在他该到处找我了。你们知道如果他找到我会把我怎么样吗？”

他又倒了杯酒，然后一饮而尽。

“我需要一笔钱，”他说道，“而且要快，否则我死定了。”

他朝楼梯走去。

“我得再和她谈谈。”

戴维森太太挡住了他的去路，“她在休息，”她说道，“我刚才给她吃了药。”

豪沃西低头打量着她，“我什么时候能见她？”

“她也帮不了你，”戴维森太太说道，“她让你成为她的继承人，但这里没有钱。她没有银行存款。”

“她刚才说银行每星期送钱来。”

“那只是一小笔基金。”戴维森说道。

“她没有现金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戴维森太太说道。

“上帝，”豪沃西说道，“这儿肯定应该有些什么。”

“什么都没有，”戴维森太太说道，“你为什么不开离这里？不管这房子值多少钱，律师会把钱给你的。”

“你难道还不明白？”豪沃西几乎叫了起来，“我现在就需要钱！”

“现在不行！如果还剩下什么东西，你也只能在她死后、律师说可以的时候才能得到。”

“一定有些什么。”豪沃西说道。他的眼睛四处打量着，希望发现某件值钱的东西，但家具(尽管擦得很亮)是旧的，墙上的画也值不了几个钱。

“走吧。”戴维森太太说道。

“不，”他沙哑地说道，“我不能走，我不能白跑一趟。给我拿点儿吃的东西。”

“我不是你的仆人。”她答道。

他握紧拳头举了起来，“听着，老女人。我不用费多大劲就能把你打翻在地，而且我现在还特别想打人。还不快给我拿些吃的来。”

“厨房里的东西还能做个三明治，”戴维森静静地说道，“可以吗？”

“我知道这地方也准备不出烤牛排来。”豪沃西说道。

他把自己扔在一张椅子上，用手蒙住了脸。椅子在他的蹂躏下发出一阵呻吟。

夫妻俩愤愤地走进了厨房。

戴维森太太从冰箱里拿出一片面包和一小块肉，扔在案板上。

“他饿了，”她说道，“饿了。我知道我想给他吃什么，耗

子药。我想给他吃的就是耗子药。”她看着她丈夫，“他刚才想打我，而你什么都没做。”

“他很不高兴，”戴维森说道，“你听到他说他欠了钱。”

“我应该关心这些吗？那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们的。他活该。他只能自己救自己。我该替他担心吗？”

她用面包做成三明治，然后用刀把它切开。

“见鬼。”她说道。由于用力过猛，刀插到了案板上，刀慢慢地前后摆动着。

“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。”男人说道。

“这只不过案板，”她答道，“我真希望是他的心脏。”

“希望他死没有任何意义，”他说道，“仅仅希望还从来没有杀死过任何人。你这样只能使自己更不开心，没有任何作用。”

“不，有用，”她说道，“我想起了遗嘱。在不知道律师是否能找到他时，她向我们解释了她的遗嘱。她说如果他死了，我们就得到一切。”

“但他没死。他还活着。”

“假设他死了。假设我们帮助他去死。”

戴维森的脸变得严肃起来，“我不想听到这样的话。我们是很穷，但我们也不像大街上的流浪汉那样为了钱杀人。城里这种事已经太多了。”

“高尚的人，”她说道，“在这么大公无私之前，先想想你的未来。我们有那么多机会摆脱他。”

“你这么说，好像这是件很容易的事。你知道事实不是这样。”

“对你来说不容易。你一辈子都在让别人欺负你。在这个家里，不管要做什么事，都要靠我。”

这可不是事实，戴维森想道。只是他做事的方式不像她那么直接。她总是很冲动、很情绪化，生气快、动作也快。许多人无法忍受她的性格，但他却容忍了一切，而且依然爱她。因为她也非常善良、也有温柔的时候，而且没有谁能比她更会照顾楼上的老女人。

“那么你会怎么做？”他问道，“你怎么解释？他死后，我们怎么处理尸体？像恐怖小说里那样把他埋在地下室？这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。”

“很容易，”她说道，“我把刀子插在他身上，然后在天黑后把他扔到大街上。在这附近，如果你单独走在大街上，这种事经常会发生，尤其是像他这样衣着考究的人。”

他摇摇头，“你以为他们不会找到我们这里来？律师们知道他要到这里来。他们会问许多问题。警察也会问许多问题。你以为他们都是傻子？你让情绪战胜了理智。你没有用你的大脑。如果你仔细思考过，你会意识到他更年轻，也更强壮。你难道以为他会坐在那里等你去杀他吗？”

“但是……”她嘟囔着，手指抚摩着刀把。

“没有但是，”他说道，“我们无能为力。我们为这老妇人工作，希望她会照顾我们，但她却决定把一切都留给她的侄子。这是她的权利。她没有许诺过什么，所以也说不上背叛了什么。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悉心照料她，直到她去世，然后我们接着走自己的路。我们总会得到些东西的。”

“是的，”她说道。她挥了挥手，“整个世界都在等待我们。都要等不及了。我们会有很好的工作、许多钱，还会有一个很好的家。”

他笑了，“你真是个刻薄的老女人。”

“而你真是个笨蛋。”

他端起盛着三明治的盘子，“是的，”他说道，“我确实是个笨蛋，因为在年轻时有那么多条路可走，而我偏偏选择了这条，所以我不得不接受现状，因为我已经老了，无法改变任何事情了。”

他端着盘子慢慢走回起居室。豪沃西不见了。

戴维森听到了什么声音。他顺着声音来到隔壁的餐厅。

豪沃西发现了一个年代久远的银盒子，正在摆弄着里面的东西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戴维森问道。

“这是银的，是不是？这肯定值些钱。”

戴维森将手中的盘子放在桌上，“我刚刚还说自己是傻瓜，而你却比我还傻。”

豪沃西瞪视着他，“小心你的嘴巴。”

“你说你欠那个人两万美元。”戴维森指指那盒子，“这能值多少钱？几百美元？你以为这就能让他满意？”

豪沃西将一堆叉子丢在桌子上，用手抹了把脸，“你说的对。这只是些小货色。根本帮不了我。”

“吃你的三明治吧，”戴维森说道。

“我无法相信她的钱全没了，”豪沃西说道，“我就是不相信。”

“你是不愿相信，”戴维森说道，“因为你本来以为能从这里拿到两万美元，却没料到这里什么也没有。即使你姑妈仍很富有，即使这房子很值钱，即使她还有一百万美元的债券，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作用。首先，你得等到她去世。然后你得等到遗嘱获得认证。你得等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到哪怕是一分钱。像我们一样，你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错误的地点。也许你到别处去运气会好些。”



豪沃西用牙齿撕咬着三明治，眼睛紧盯着戴维森。他咽下一口食物，用手指着戴维森，“出于某种原因，你和你妻子似乎很急于把我从这里赶走。为什么？”

“这里没有东西给你，”戴维森说道，“我们本以为你可以使你姑妈最后这段日子过得开心些，但看样子不可能了。你只对自己感兴趣。你对她根本没有感情。你需要的是钱，而这里一分钱也没有。你干吗还要呆下去？”

“我不相信，”豪沃西再次说道。他吞下剩下的三明治，伸手去拿酒瓶，“四十年前，她有很多钱，不能一下子全没了。”

“四十年是段很长的时间，”戴维森说道，“什么事都会发生，所有的股票价格都没有涨，很多公司倒闭了。看看那些汽车制造厂？还剩下多少？再看看铁路。它们的股票怎么样了？让你的财产增值需要很大的运气和高超的技能。你姑妈不是个理财专家，而她的那些顾问又很不称职。接着她又病了，药物、医生、医院，花了她很多钱。她现在本该住医院，但她得住单人病房，可她负担不起。还有通货膨胀。几年前还够用的钱现在已经不够用了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。你姑妈现在老了，快死了，可她曾经年轻过，还很漂亮，而你却没问过她为什么不结婚。”

“有些女人就是那样。男人也一样。你就没看见我带个老婆来。”

“但我肯定你曾对某个女人很感兴趣。”

豪沃西骂了句脏话，“是的。在我发现她的真相前，她卷走了我许多东西。”

“你姑妈也有过类似的事情。也许这与家族血统有关。曾经有一个男人。她给他钱。在一段时间里，她给了他二十